

行走中的丰富感悟

——读哈斯乌拉游记《醒梦天涯》

□斯日古楞

《醒梦天涯》是哈斯乌拉先生离开工作岗位若干年之后的著作。我知道，他年轻时就已经是蒙古族有影响力的作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追求没有“退休”，在年龄已临八十的时候，他奉献给了读者新的作品。这彰显了这位老作家持久的创作力。

怀着急切而认真的心情翻阅《醒梦天涯》，好一个“醒”字，直抵内心。这个“醒”不就是悟吗？能不能醒于“天涯”？这让我顿时就产生了世界之小、胸怀之大、生命如初、岁月不涸的文思。《醒梦天涯》是作家的一本“游记”专著。然而这一系列的游记并不是简单地记录着作家行游世界的踪迹，更在于通过观看、游历而后引发的思考，进而带出了一个“醒”。世界是奇妙的、变幻的、色彩绚烂的，踏入者需要眼观心动，需要动用自己的感触与灵魂，需要联想，再以文学的语言呈现出来，带给读者丰富的遐思。作家的梦与读者的梦都会环绕着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悟人生之道，悟万物之宗，悟天涯之远近，悟梦想之深淡。

《醒梦天涯》用10篇文章写下了作家60岁以后到达的一些地方，其中有国外的，如俄罗斯、韩国、南非、马尔代夫，还有澳新之旅、欧洲之旅等；也有国内的，比如台湾、甘肃、陕西等地的风光旖旎之境。对于一位老作家而言，用退休后的时光去行走、去记录，是富有意义的。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旅游，信马由缰地漫散，而是去认识与感知，是在旅行中记录，并最终化成笔下的文字。退休了的人，大都会有一个思考，就是余生该干点什么，能干点什么。哈斯乌拉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可能性的路径。他以自己的身力行，继续探索与追寻，持续地记录“行与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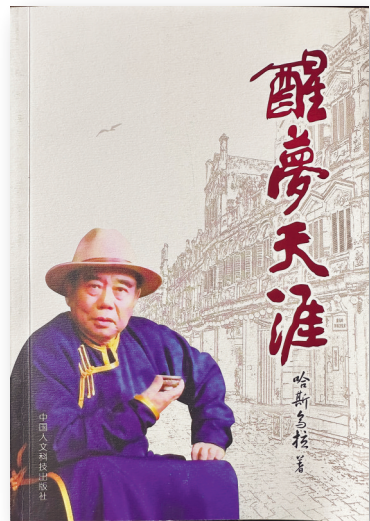
一般的旅游，就是游山玩水、走马观花。对很多旅游者而言，只能说是他的身体去了某国或某地，他的大脑和心神不一定是随行或支撑了这场旅游。那也仅仅是停留在到此一游的层面上。真正的行者需要放下自我、放下执念，是一个无限大的世界与一个无限大的胸怀的融合与碰撞。所以，哈斯乌拉《醒梦天涯》就突出了这个“醒”。他不在沉迷与陶醉的浮躁上，而在属于自己的行与思、醒与问的追究里。

哈斯乌拉游记中，栩栩如生之处比比皆是。《澳新之旅》一文中写道：“飞机在太平洋上飞，想起来还有点紧张。据说，把喜马拉雅山放到太平洋的深处，依然不能见顶，再加上一座山才可以露出洋面，听起来还真有点可怕。这次还要到新西兰，新西兰再往南可就是终年冰雪的南极洲了。遥望南极洲？这么一想，又渴望，又刺激。”这不单是作家本人的心理活动，也是旅行者共同的一种心态反应。这个世界太大了，好在地球是圆的。

在威尼斯，作家把思绪与目光溶在一起，竟然回溯到几千年前的一段史话，联想到自己的家乡内蒙古草原，曾经接访了马可·波罗。他“用了四年的时间，跋山涉水到元朝的元上都，向忽必烈献上礼物和信件，由此，东西方通过这个纽带开展了历史性的交流”。人类文明的大交融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人类文明的大融合中扮演着使者的身份。

在去韩国的行程中，作家把目光聚焦于当地的农村建设。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妇告诉作者，她的两个孩子都在城市里工作，但她更愿意独居乡下。家里彩电冰箱自来水，房前还有一小片菜地，“这里什么都不缺，空气好，住在这里很舒服”。看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老人都有一份抛不掉的乡愁。我想，出国行走，在陌生的环境里省思，或许会有更多的收获。

在《醒梦天涯》一书中，还有很多篇幅记录着作者的旅行所思。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一切都是新鲜的，感知一定会从此起发、升腾、跃动。当然，经过一番远行，访城问水，最后是返程归来。当旅行结束后，经过时间的沉淀，过滤大脑的闪现，之后拿起笔来，一个字一个字写下，一个句子一个句子提炼，成文成书。在这个过程中，创作就不是简单的一种回忆，而是一次启程的心灵之旅。当作家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变成文字文章时，是不是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呢？



《醒梦天涯》，哈斯乌拉著，中国人文科技出版社，2023年10月

真诚的审视与严苛的省思

——读侯健飞自选集《远古的笛音》

□张家鸿

问他，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最后愤然离开。“次日上午，老吴敲开我的房门，笑嘻嘻地走进来。”老吴一手摸着肚子，一手下意识地向前伸手，一边嘴里表达着歉意。来到青岛一个多月左右，侯健飞突然得知老吴去世的消息。念及此事，想到老吴道歉的画面，侯健飞心中满是酸楚。老吴的大度与宽容无不体现在笑嘻嘻、摸肚子与向前伸这三个细节里。身为前辈的老吴，为何主动道歉？他担心晚辈因误解深陷愤怒中不能脱离，他如此珍惜两人的友情。

1986年的那个中秋节，注定是侯健飞一生难忘的日子，不是因为连队会餐时满桌的鸡鸭鱼肉，而是两个剥了皮的鸡蛋。那个晚上，尚在侦察排防化班的侯健飞与战友们刚坐下来，便见海峰敲门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用盘子盖着的大碗。送到，他就走了。一整个晚上，那碗面没动过一筷子。“会餐结束后，一个战友顺手把面条倒进垃圾桶，这时我看到有两个剥皮的鸡蛋，圆溜溜的，像一双明亮的眼睛，在垃圾桶里望着我。”这似乎是海峰的眼睛，充满关心和爱护，充满责怪与不解。《杨柳依然青青》记录的就是这份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战友情：深夜里，海峰悄悄从床上下来，小声提醒他胃病最怕受凉，明天一定要请长假去看病；开饭时，海峰不顾一切上前抢馒头，而后快速把馒头搁在他碗里；泡在床下的衣服，每次来不及自己动手洗，就被海峰抢先端走；某个晚上，在他上厕所的道上，海峰半道拦住并塞给他一卷钱总共30元；训练前，海峰对他说，要是真打成地面战了，你就跟着我，紧紧地跟着。

梅娘先生，校对老吴、战友海峰等等，被侯健飞用生动的细节和文字记录下来。被记录者的言行举止、性格品性，与记录者的情感，在文字里融为一体。一路歌唱，一路陪伴，一路关怀，正因为有了他们，侯健飞才是

这样的侯健飞，侯健飞才有这样的文字。他们是其写作的灵感之源，也是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侯健飞善于自省，不吝剖析，在自己朴素的笔端，他流露出的是不讲情面的反思。不讲情面，并非缺少感情，而是不顾忌自己的面子。文字既已写出，当然是给读者看的。然而，他更直接、坦诚地指向自我内心。好的散文，无一例外会狠狠地锐利地指向自我，把内心的光明与阴暗写出。

“那个时期，我正挣扎在生活的又一个低谷：人生理想被嘲笑，文学特长被忽视，领导不喜欢，老婆没工作，自己还很虚寒，我已经接近精神分裂的边缘。”为何自己会一直教训儿子？侯健飞如此表述。他把个人多重失意后的焦灼、愤怒、沮丧，带进为人父的角色中，带进处理父子关系的琐事中。于此，他毫不掩饰自己为人父的失败。《慢慢长大》写的是儿子，更是写他自己。作品讲述的是儿子从迷茫到坚定的成长史，亦勾勒出作者为人父曾有过的暴躁、迷茫、惶恐、虚荣，以及更多难以归类的复杂点滴。再如在《杨柳依然青青》中，海峰的点滴付出被作者一一记录着，但文字背后鲜明可感的自我拷问便是：“我”到底为海峰做过什么？没有。人生之路上，海峰给过他的，太多太多。甚至有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应得的；有的时候，他反而因此不耐烦了，嫌海峰啰嗦、婆妈了。这是侯健飞深深的愧疚与自责，甚至是忏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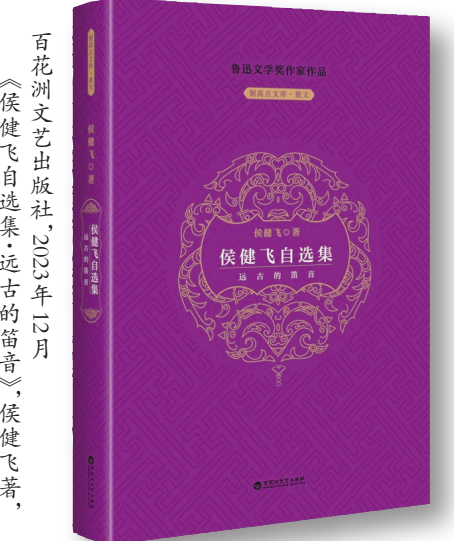
散文集里有几篇文章，以动物为主角，《我与狗儿的情感生活》乃其中之一。文中写到少年时家里养的那只名叫“四眼”的狗，打狗风炽热的时候，父亲把四眼活活勒死。不敢挺身救助这个陪伴自己7年的伙伴，侯健飞展示的是远去几十年的那个少年的懦弱，以及因懦弱无能而流滴出的悲伤甚至绝望。

真实是写作的皈依，也是写作的路径。

在这本书里，侯健飞朴素、诚挚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一件件事、一份份情，是他生命里的光斑，虽小却很珍贵。人生很短，因为这些情感注入、融入。人生很长亦很辽阔；人生荒寒，因为有亲朋好友的陪伴、呵护，人生的暖意即便不够浓烈亦不会长久消失。侯健飞在《高山流水》中如此写道：“人与人相交，唯心相印才得长久，然这心心相印，必得有志同道合作根基——这志同道合，亦有如两心之间一条汨汨而流之血管，不然哪得两人之同心共振，哪得两人之情感相融！”我以为，正是侯健飞把一颗心掏出，心中曾有过的光芒与明媚，曾有的不堪、憋屈、黯淡，均可毫无保留写出，以期期待读者回馈以心心相印抑或志同道合。作者力求呈现一种原本的、天然的真实，让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充沛的人格力量。很显然，这与文采、技巧、构思无关。

这本散文自选集的第二辑“三镜斋随笔”多以短章表达对社会事件的看法。正直之气、仗义之气蕴含于字里行间，令人读后久久深思。千把字的《弃赛》表达对婴儿顽强生命力与救助婴儿的老夫妇的双重敬意。还有很多篇章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点评，语词锋利，短却有理，短而有力。这与上述的怀人记事之文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怀人记事之篇幅长，是情感遏制不住却又朴素至极的表达。事因人而存在，记事为的是怀人。人，才是写作的目的；人，才是情感表达的皈依。对社会事件发表看法，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一击即命中靶心，有忍不住的畅快、痛快。

走笔至此，我忽然想到，侯健飞的“心心相印”说，与巴金先生把心毫无保留献给读者者一脉相承的。把最宝贵、最值得珍视的交给读者，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期待得到读者的情感回馈。（作者系评论家）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 《侯健飞自选集·远古的笛音》，侯健飞著。

散文是什么？散文是自我心性的流露、自我状态的呈现。散文集是什么？在我看来，散文集就是作家本人的生命书。细细品读一册散文集，犹如身在作家呼吸、欢笑、愤怒、悲伤的现场。打开散文集，是走近真相、走近真实，听见可感的心跳。

从古至今，打动人的散文一定是充满细节的。尽管，散文写作并非为了打动人，只是为了自然的表达与自洽的倾诉。细节，让文字发光发热，带着温度，走进读者内心。在《我和干妈梅娘先生》中，作者就很善于通过细节来达意。与梅娘先生结缘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头次见面之后一个月左右，侯健飞给老人送去一盆万年青。见到这盆绿植，老人笑得很开心。“送我出门的时候，梅娘先生非常自然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这仅是第二次拜访，编辑与作家、晚辈与长辈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搭”这个动作恰是两人从陌生到亲切、从生分到熟稔的无声转变。换言之，这一回，梅娘先生对来访的小侯，并不只是将之视为出版社编辑，还当作为有情意、值得深交的老辈。

《字莫》记录的是校对老吴的故事。因一部书某些词汇把不准的问题，老吴直接向一把手提出重审书稿。作为作者，得知此事的侯健飞怒不可遏，直接到老吴办公室大声质

美好的心声如天籁

——读报告文学《新声》

□晨平

言为心声。侗族作家杨仕芳的新作《新声》，是一部题材小微、意旨却是别见洞天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取材于乌英苗寨群众开展语言学习的故事。在过去，这里的少数民族群众由于不懂普通话，给他们带来种种的麻烦。如今苗寨儿女不仅能够走出山寨，“在乌英拥抱世界”，而且“好像人生再来了一次”，灿然的脸上洋溢出明媚的笑意。乌英苗寨回响着欢声笑语，这样的“新声”抒发的正是人们歌咏新时代的美好心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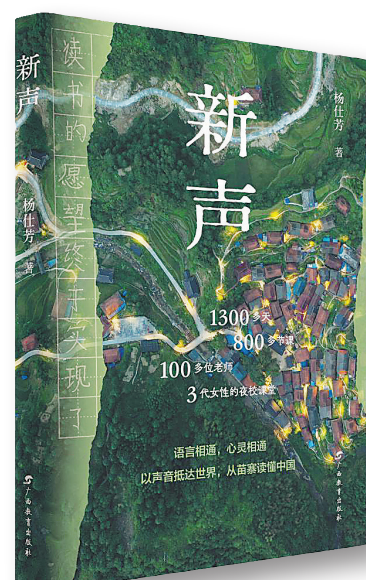
“乌英”有着美好的寓意，苗语的意思是“美丽的新娘”。乌英苗寨地处桂黔交界的大苗山深处。这是个特殊的跨省村庄，一半属于广西，另一半属于贵州。这样的特殊地理，使它保持了独特的自然之美，但也因此导致它在一段时期内与时代的发展不同步。特别是不少村民“因为与外界的语言不通，被拖住了脱贫致富的步伐”。“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针对这种情况，当地组织实施“双语双向”助力脱贫攻坚活动，对存在普通话交流困难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普通话培训，对不会用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交流的乡镇干部和驻村工作队队员进行民族语言培训。杨仕芳的《新声》以乌英苗寨这一个案典型的深度叙写，反映“双语双向”培训活动的开展情况及其意义。这种意义包括但不限于它对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助力，更深远的意义还体现在它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需的“语言共同体”建设这一基础性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

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是重要前提。只有语言相通，才能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才能更好地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因此，《新声》也可以说是一种以小见大的主题写作，它与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的大旨息息相关。

《新声》与我们常见的主题写作作品面目有所不同。这里没有新闻导语式的开篇，而以“2022年11月26日乌英苗寨的清晨”的风景描写起笔。村庄“从梦里醒过来了”，“从村子里传来‘吱吱呀呀’的开门声、大人的叫喊声、小孩的哭闹声、鸡鸣狗吠声，充满着烟火气”。这样的文字大致上就定下了作品书写的基调，也表明了作者紧贴着乌英苗寨而写作的形制。文本主要内容的表达，自然也少见新闻通稿类的用语和模式，有的是除却了虚构以外的小说的叙事模样。主题创作因为题材和作者的不同，应当有种种差异而相宜的形制。小说家杨仕芳写报告文学《新声》，能根据独特的题材和内容，寻获并建构出“得体”而具有表现力的方式，其核心是将主要人物命运与语言关联的故事设置成作品叙事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梁足英是《新声》的主人公，具有题材表现所需的某种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说，“我从梁足英的‘声音’开始，追觅她和同学们内心的‘声音’，最后抵达新时代的‘众声’。在这里，‘声音’是苗寨妇女练习说普通话的声音，更是伴随着她们人生命运的回响。

不同于小说典型人物“杂取种种”的虚

构合成的方法，报告文学的典型人物需要写作者用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去发现、去选择、去提炼。《新声》中的梁足英的真实故事，是乌英妇女命运史的一个缩影。她渴望上学但是只能失学，既是因为家里贫困无法供她上学，就在“男娃读书也不易”，也是此地重男轻女思想的设限。她和她的同伴成了“放牛娃娃”。不认得汉字，不会说普通话，带给梁足英种种的不便。作品以一系列故事的讲述复现了梁足英曾经的遭遇和困境：女儿出嫁后，到女儿家和亲家聊天，可“我们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话，我说我的，她说她的，就像鸡同鸭讲”。到医院就诊取药，因为语言不通也多有困难。而改变这些困难的，正是行进时时代的伟大力量。通过普通话的学习，梁足英不仅能够走出乌英，走到柳州，还“把苗族历史穿在身上”，走到更远的地方介绍民族文化，展示乌英女性的形象。这就是普通话学习给梁足英她们所创造的“诗与远方”。作品以对比结构的设置，以嵌入人物人生的“语言故事”的叙写，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大时代之变和民族地区开展双语学习尤其是普通话培训的积极意义。由此，也为作者对“双语双向”培训班这一“本事”的书写，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叙事逻辑。普通话的学习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梁足英们的切实关怀，同时也是她们人生经验启示后的内在要求。作品通过具体情节和细节的叙写，再现夜校学习、家庭学习和个人学习等生动场景。同时也记写了语言学习中驻村工作队、



《新声》，杨仕芳著，广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

村组织、支教老师、志愿者等的合力作为。可以说，《新声》是“双语双向”培训班乌英范本的一个真实报告。报告文学的写作一般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而《新声》设置的则是第一人称的“双我”叙事，即主要人物梁足英的自述和作者“我”的叙述。第一人称的叙事使所写显得更真切，特别是能更方便呈现出人物的心理世界，但第一人称的叙事是受限叙事，而作品组织的“双我”叙事则形成了内容互补，作者见闻感受的表达补充丰富了梁足英的自述，有效地拓展了作品整体的叙事时空。《新声》中的语言叙事是更多时代信息的载体，它传输的是时代之变和人物生活和精神之变。“听见海的声音”“复苏的空巢村”等的书写，传递出的正是新时代悦耳的“好声音”。这是《新声》更深的意义之所在。（作者系评论家）

四川文学 2024年第五期目录 中篇小说 起身炮... 短篇小说 松林地... 散文 皎皎白驹... 名家主编：阿来，执行主编：罗伟章。邮发代号：62-1，定价：15.00元。

《长江文艺》原创 2024年第5期目录 聚光灯 中国当代作家档案 查干戈壁的午后... 小说坊 暴雨如注... 山川志 小禹的传说... 诗空间 野蔷薇... 新现场 没有人能带着心事走出云落... 翠柳街 爱之光芒照进心之迷雾...

南方文坛 2024年第3期目录 现象解读·孙犁研究 孙犁为何不属于新京派... 跨文化视域 衍徨之始：论鲁迅《破恶声论》的内在矛盾... 南方百家 目标逐渐远大的西南剧展... 影视剧改编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再经典化”

西湖 2024年第3期目录 镜像... 镜与梦之间... 无人区玫瑰... 环形太阳... 寻海的女人... 跨文化视域 衍徨之始：论鲁迅《破恶声论》的内在矛盾... 南方百家 目标逐渐远大的西南剧展... 影视剧改编与金庸武侠小说的“再经典化”